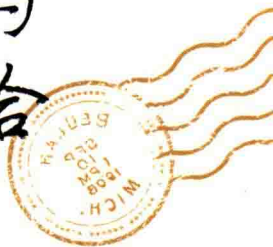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都市里，有多少个慕小梅，
荒烟蔓草里奔波，凄怆迂回里失落。
爱情里，有多少个慕小梅，
毅然坚决地付出，黯然神伤地沉默。

写给 奇安的信



杨俏么儿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写给
奇安的信

杨俏么儿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给奇安的信 / 杨俏么儿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229-09861-2

I. ①写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0432号

写给奇安的信

XIE GEI QI'AN DE XIN

杨俏么儿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24 字数: 305千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861-2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1 { 流光碎影 }

01 书店奇遇	_ 003
02 初见司徒轩	_ 017
03 钟夕文的闪恋	_ 039
04 篱苑书屋	_ 057
05 午夜烟语	_ 077
06 糗 事	_ 096
07 奇怪的夜	_ 112

Chapter 2 { 静水微澜 }

08 邱野的午餐	_ 129
09 郊 游	_ 150
10 表 白	_ 171
11 情愫暗涌	_ 188
12 青岛之恋	_ 200
13 返 京	_ 213
14 抉择两难	_ 224

Chapter 3 { 沧海桑田 }

15 雨夜惊魂	_ 245
16 释 然	_ 266
17 相 恋	_ 272
18 小双的晚宴	_ 290
19 官厅夕落	_ 322
20 投 标	_ 336
21 往事钩沉	_ 348

Chapter 4 { 夜火轻燃 }

22 分 手	_ 363
23 迟来的道别	_ 366
24 晨曦小镇	_ 371
25 想 念	_ 377

Chapter

1

流光碎影

01

书店奇遇

奇安，昨夜的一场雨淋进了梦里。梦里，我回到了故乡。

晨曦山下的那间老屋，青苔舔着红墙，半壁沧桑。推门而入，往昔被定格在了一张旧照片里。一样的八仙桌，一样的老藤椅，陪伴了一季未及收起的木炭火盆。所有东西都是静止的，只有红木柜上的那把挂铜雕花小锁轻轻地晃着，像有人来过的样子，拘捕了一季流光，藏进了那里。

推开窗，一排墨绿与红蓝交错的彩釉长檐伸进了灰调子里，显得虚无缥缈。雨丝不断地滴落，顺着屋瓦与屋瓦之间的缝隙奔涌成泉。间或打在芭蕉叶上，惊起了一地飞鸿。

曾几何时，就爱这小窗一叶。小小的身子，长久倚在这里，看花事枯荣，看景色迤逦。满山遍野的山茶、杜鹃、粉桃，迎着春风的招惹，化为彩绸轻拂。思绪也于那时漫漶，魅魅魍魉，向着远山的幽邈隐去。许久，再回时，必是被那蔷薇花的花香带回。从来如是。那花香就像是记忆里的某根极熟悉的音弦，震颤间，将所有的迷蒙弹了开去。

奇安，醒来，你的衣物就在枕边，不知何时取来的，竟紧紧地抱了一夜。上面留存着气味，一如当年。蔷薇花的花香，柑橘味的须后水，还有你独有的体香。它们之于我，不再是单纯的气

味，更像是一台老旧的时光机，可以随意将我带回某段时光里。

往事从不刻意记起，想来，却已无从忘记。

奇安，如果说当初迷恋你是从这气味开始，那么多年来，这气味已变成了一种习惯。像不曾淡出的感官需求，日渐成瘾，再戒已难。或许一切都如你所说，只有回到那气味开始的原乡，才可真正放下对你的依恋与不舍。只是，你又真的希望我如此吗？

慕小梅丢开笔，转头去看窗外。秋雨依旧。难得北方的雨，下得如此缠绵。雨点打在玻璃窗上，发出了叮咚之声，间或一两滴淘气些的，脱离那齐直的队伍，歪斜地落到窗棂上，一圈一圈地画着圆。只是心中那圆，却总差那么几笔，无法顺利一端连接到另一端。于是，无期限地从这头盼着那头，一直遗憾下去。

手机提示音突然响起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在这静谧的空间里，略显突兀。慕小梅拿起来看，是微信。她犹豫了半秒，点开了微信。

父亲的头像从手机屏里猛然跳出，突现的白发令慕小梅心头一紧。记忆中的父亲仿佛永远只与精致有关。衣服不曾落下褶皱，头发不曾零乱半分。然而多年过去，是什么让一个人改变如此之大？对形象放弃了多少，是否就意味着对生活妥协了多少？慕小梅不得而知。或许某天，当她也走到父亲这般年纪之时，才可真切地体会他此时的心境吧。

父亲头像旁边还有两个脑袋，慕小梅瞬时眯起了眼。可惜，还是无法躲过。那是小姨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慕小俊。三个脑袋同时向着一个方向聚拢，显得尤为和谐。慕小梅知道，这和谐是因为没有她的参与才如此地恰如其分。

她点开微信，读了起来，父亲的声音仿似响在了耳旁。

梅梅，下个月是你母亲的祭日，你回吗？六年你不曾回来过一次，也未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有些事，年迈如我已深感无力。只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原谅过往的一切。梅梅，你即使不想我，也很想你的母亲和奶奶吧。毕竟一个生了你，一个养育了你。虽然我深知，远在他乡，你亦会年年祭拜她们，但毕竟这里才是你的故乡，你的家。梅梅，等你回信。见字如父。



字已走到尽头，余光却还停留在那里。许久，慕小梅于回复栏里写下：好的，请容我安排时间。写完，手指却停在了半空中。她转头去看窗外。雨依旧下着，像某人用力憋住的泪水，得从另外的通道找到出口。她回过头来，点了删除键。未能作出的决定，就让它停留在原地吧。

手机被重新搁回了笑得酣畅的小公仔的手里。那是个卡通手机座，祝奇安多年前买给她的。慕小梅不觉得自己是个太懂珍惜之人，但对祝奇安买给她的一切，无论大小，她都细心地保持如新。

小豆子将卧室的门挠开，自顾自地跑了进来。它扒着椅子腿儿，不停歇地朝着慕小梅摇尾巴。这是一只刚满一岁的牛头犬，正是生命力超级旺盛的年纪。它的出现让原本有些死沉的气氛热烈了起来。慕小梅低头抚摩它，它就势一倒，竟然躺在了地上。

一年前，慕小梅跟几个朋友去狗市的时候，原打算买一只纯种的牧羊犬回来。可刚走进狗市，就被这只蹒跚而来的小家伙给拦下了。任她如何哄，如何轰，也无法再将它赶走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想当年，那个十六岁的女孩第一次见到祝奇安的时候，又何尝不是这般的顽劣与可爱呢。

饿了，慕小梅对小豆子说着话，起身朝它的食盆走去。小豆子心如针细，立刻扭着大屁股也跟了过去。

慕小梅打开狗食袋，将食物倒进了小豆子的食盆里。小豆子靠拢过来，舔着慕小梅的手不放。慕小梅笑着对它轻吼，将手往上躲去。等小豆子不甘心地再抬头时，那手已在不可企及的高度。它等了等，放弃了，将头埋进了食盆里。

慕小梅重新走回书桌旁，坐下，将目光回落到还未合上的日记上。她拿起笔，继续写道：奇安，冬季将至，天气转寒，这样的夜，尤为想念。如若心知，回，我等你。

慕小梅终于罢了笔，收起日记本，起身朝阳台那方走去。

她推开窗，让风透进来。原本服帖的发梢，连同身上那件纯白睡裙一同飘进了风里。长发吹开后，露出的那张脸是极美的。

一丝妆容也无，也美到令人惊叹。南方女孩特有的精致五官，配以白皙胜雪的娇嫩肌肤，显得格外娇艳欲滴。纤长的睫毛，微翘似羽。低眉垂目时，长长的睫毛于眼睑处扫出了两道优美的弧线，像芭蕾舞舞者偶然间的举手投足，显尽优雅。

深秋的风虽柔，也含了刀刃，拂过肌肤时，有微疼的感觉。慕小梅随着那风微颤了起来。她张开手臂抱住了自己，右手的食指很自然地触到了锁骨的位置。有种微凸的感觉，好像又瘦了一些，是天气的缘故吗？这问题很傻，慕小梅知道，却还是问了出来。奇安在时总是因此取笑她，这么怕冷的人为何不去一个更温暖的城市。可慕小梅知道，这不是城市的问题，这是人的问题。如果奇安喜欢北方，她便要决意留在这里。

屋内的手机极不识趣地响了起来，慕小梅揉着被风吹凉的额头，返回了屋内。

哪位？她用极轻极柔的声音接听起电话。

起了吗？宝贝？电话那头传来了极具东南亚特色的口音。

文子啊。怎么，今天不用去公司吗？慕小梅轻笑了起来。

看看窗外，大小姐，钟夕文在电话那头叫，声音却是慵懒的。

窗外怎么了？慕小梅假装不知。

下雨啊，宝贝。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本小姐雨天出门的，最讨厌这种天气了，搞不好就弄得一身湿乎乎的。呃，好恶心。说到“呃”的时候，钟夕文的声音假意地抖了两抖。

慕小梅笑得更大声了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还没起床吧？

是儿，钟夕文打了个哈欠。昨天陪客户吃晚饭搞到很晚，今天犒劳犒劳自己，放假一天。

慕小梅每回听到她说这个“是儿”就想笑。

钟夕文是新加坡人，来京久了之后，总想说点京片子。只可惜乡音难改，说出的调调总带着某种刻意为之的滑稽。而且，永远找不准儿话音的规律，所以总加得不是地儿。好在美女当前，旁人总以宽容待之，时间一长，竟让这种不伦不类的“东南亚京片子”茁壮成长，变成她独树一帜的特点来。



所以呢？慕小梅还在问。

所以什么啊，睡醒了，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不行吗？钟夕文开始撒娇。

恐怕不止这样吧。慕小梅没有放过她。

嘻嘻，钟夕文怪笑了起来。你今天忙吗？

忙，慕小梅答。

别啊，宝贝儿。钟夕文说这个宝贝的时候，后面又加了个“儿”，这回加得倒挺是地儿的，只可惜重音又落错了位置，落在了“儿”字上，显得更为滑稽起来。她自己当然是不知的，继续狂叫着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

慕小梅最受不了的就是她这一招，腻腻歪歪的，令她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她缴械投降，好了好了，钟夕文，求您姑奶奶别叫了。快说，什么事？

还不是明天联谊会的事儿。钟夕文终于将话题转入正轨。

联谊会的事怎么了？演出团队已经帮你请好了，也答应你带个键盘吉他过去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

哎呀，这些事都已经搞定了，只是明天穿什么啊？我昨儿都挑了一整天，连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挑出来。简直急死个人，小梅，这可怎么办，怎么一房间的衣服就没有一件适合穿的呢？

你那么多衣服还挑不出一件来？你当你去相亲啊？

当然就是相亲。不相亲，我搞个鬼联谊会啊？

你搞联谊会难道不是为了跟客户套套近乎，拉拉关系吗？

那只是一方面。最关键的是聚众公司的青年才俊无数，所以我才要跟他们搞联谊会的，要不然那么多的合作伙伴公司，我干吗非要跟他们公司搞啊？促进友好合作的同时，顺便给自己找个如意郎君嘛，这叫公私两不误。怎么样，佩服我吗？

佩服个鬼！慕小梅叫了起来，钟夕文，我看你是想结婚都想疯了吧，怎么什么事你都能跟相亲联系起来啊。恶心！她想起几天前自己费心费力地帮她找演出团队，组织节目，联系会场，跑前跑后那叫一个积极。敢情到头来就为了钟夕文这么个小私心，

她能不气吗？

钟夕文却也不甘示弱，对她吼道，慕小梅，恶心就恶心。此时不相，更待何时啊？你以为人家和你一般年纪啊，芳龄二十四，你当然不急了，姐姐我都快四十了，碰到你这么个不知心疼我的朋友，我还会自己心疼心疼自己啊。不急，哼哼，再不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
慕小梅听她这么一叫，倒也平静了下来。想了想，将音量降了下来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，钟夕文同学，感情的事急不得。如果缘分未到，你再怎么强求也是没用的。

钟夕文完全一副不领情的样子，啐道，慕小梅，你跟我谈什么感情啊？你自己不也是抓着一份空壳夜夜哀号吗，你现在倒好意思说上我了，哼。

好啊，那敢情好啊。既然如此，我从此不管了。求您了，钟夕文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好吗？你不是挺有主意的吗？你自己拿主意好了。慕小梅说着就要挂电话。

钟夕文立刻投降。喂，喂，喂，小梅，小梅，别挂，别挂。我错了，错了还不行吗？再也不说你了，你快来帮我吧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快要死了，立马儿就要死了。

是立马，不是立马儿，慕小梅实在听不下去了，随口纠正道。

管它是立马还是立马儿，钟夕文故意将那个“儿”说得特大声，听着像不经心打了嗝。来嘛，小梅，这次真需要你。

慕小梅狠了狠心，答道，来不了，一会儿还要带小豆子去散步呢，散完步还要去对面街角的那家书店看书。这样吧，你先选着，如若还拿不定主意，再来书店找我。

啊，那得背多大个包去啊？钟夕文再次哀号了起来。

那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妹妹我可是仁至义尽了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慕小梅气定神闲地挂了电话。

慕小梅走回写字台，打开电脑，从音乐库里选出一组音乐集，拧开音箱，放出了 Eliane Elias 的那首《They can't take that away from me》。一个极为缠绵悱恻的声音飘在了这个宁谧的午



后，慕小梅瞬时感觉自己坠身于一间巧克力的作坊店里，被那满屋飘散的牛奶与可可的浓香包围了起来。

她踏着那节奏，随意地扭动着身子，幅度虽小，薄薄的一层棉质睡衣还是隐约透出了极好的线条。她慢慢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取出三片面包丢进烤面包机内。再取出半罐金枪鱼，一个西红柿，一小棵生菜。金枪鱼罐头与千岛汁混合成酱汁，搅拌均匀。西红柿洗净，切片。面包烤好后，一一夹进去，抹上酱汁，放盘，踱步，走出厨房。

饮料依旧是一杯香浓的咖啡，深秋的房间，清冷的空气，咖啡带来的感觉不仅仅只是口感间的香甜，更像是某种慰藉与体贴。暖暖地包裹住身心的那刻，像瞬间躺进了某个男人怀里，被极度宠爱的感觉。当然，那感觉，只关乎于心，纯粹灵魂的需索。

等慕小梅再看窗外时，雨已经停了。真好。她呢喃起来，像与谁说着话，却无人来答。她自嘲地笑笑，朝衣橱那边走去。

拉开衣橱大门，祝奇安的衣服突然就跳到了眼前。每一件都被极小心地用透明衣袋包裹得好好的，挂得也极整齐，隐隐散发而出的气味，极为熟悉。事实上，你若细心，你会发现这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留有祝奇安的印记。有些，是祝奇安在时留下的，有些，则是慕小梅在祝奇安消失后去到他的住所打包带回来的。某时，慕小梅也想将它们全部收起。可无论下了多大决心，却也说服不了自己去执行。那是祝奇安留下的痕迹，提醒着她，曾有过那么刻骨铭心的一段。往事，如何忘？

她深深地叹息，将指尖滑过衣服。木头衣架碰撞后，发出咯咯的声音，散发出的气味更浓烈，撕裂着她的心，她只有迎着那抹熟悉的味道，让自己的心，因某种想念而拉得生疼。

她停了很久，终于扯出一套灰白色的运动套装随意地套上，再唤来小豆子，带着它走出门去。

下楼，出小区的大门，慕小梅没有直接往书店去。她拐上了一条林荫小路，走得极慢。她在闻这座城市的味道。她总是这样，像身体里的某种需求，她通过此种方式来识别城市与城市之

间的毫厘之差。她喜欢这些味道，它们是这座城市的血脉，流在这座城市的杂味纷呈里。而此时此刻，被雨水浸染后飘出的淡淡腥味也难掩这座城市的气味。瑟瑟发抖的树干的味，转黄了的叶子的味，永远只在楼与楼之间飘来荡去的砖墙的味，深度隐藏的钢筋的味，水泥与水泥之间开始发臭的铁锈的味，小食店里煎饼的味，旁边菜市场刚刚送来的新鲜鱼虾的味，超市里永远清理不掉的榴莲的味，还有对面的锅炉房里烧出的沸水的味。人的味，狗的味。花的味，草的味。所有的一切，全部在她的鼻息之间细细地萦绕开来。

她带着小豆子顺着那条小路来回走了很久，直到小豆子走累了，趴下来休息，她才停了下来。她一直等在那里，等到小豆子休息够了，才又重新上路，带着小豆子往书店去了。

走进书店的大门，她将小豆子交给工作人员，自己刷卡朝店内走去。经过一位工作人员时，那人对她笑了笑，又指了指她手里的那杯咖啡。她赶忙耸耸肩，对那人比了个OK的手势。那人再笑，摇摇头，走开了。书店原本是不让带饮料入内的，好在慕小梅是熟客，才得以放行。

她一直走到书店内的休息区才停下。这里有几排木头桌椅，供读书人所用。她放下手里的咖啡，朝书架那边走去。刚刚下过一场雨，阴霾的天气，微寒的温度，稍稍有些低落的心境，极为小资的自怜感爆棚。由此，她决定选一本诗集来读。她顺手抽出一本《徐志摩诗集》，揣着，往回走了去。

坐在那里，她并不急着去看，而是端起咖啡来喝。刚啜饮一口，身旁闪过一人，她下意识地转头去看，心头猛然一惊。她快速放下了手里的咖啡，跳起来，朝那人追去。可惜，那人走得极快，转眼消失在了书店门外。

慕小梅停下脚步，惊魂不定地往回走，心下突然空落无比。她再端起咖啡时，手竟然在抖。她只好放下了咖啡，任由泪水狂泻。她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这里丢人，可眼泪还是不自控地涌出。她只好抬眼去看屋顶上的吊灯，那吊灯有极多的分层，像无



数的白色小花开在了那里。每朵小花都闪着极温暖的黄色淡光，慕小梅不敢看那淡光，只是盯住了那花瓣傻看。这方法是管用的，眼泪很快倒流了回去。她一直等到眼角有了干涩的感觉才重新低下头来。再看书店大门时，那里已是空茫一片。

奇安，刚才是你吗？她问着谁，却无人来答。身后突然被人重重一拍，她吓得惊跳而起。或许动作太大，叫声太响，竟令拍她之人跳开了好几步。

守门的保安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，看了看慕小梅，冲她叫道，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
慕小梅来不及回应保安，而是转头去看身后，发现拍她的人竟是钟夕文，也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慕小梅狠狠地瞪她一眼，转头对保安笑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朋友闹着玩而已。

保安用手指指旁边的看书人，对她低语道，闹着玩也别在这儿啊，这儿是读书区，你又是老熟客了，应该知道书店的规矩。

慕小梅连连点头，答道，是，是，我们一定注意。

那保安再看她一眼，不再说什么，往书店大门处走了回去。

慕小梅拉过钟夕文，埋头坐了下去。

钟夕文边拍着自己的胸脯边小声地叫，你想吓死我啊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叫那么大声干吗？

慕小梅狠狠地掐她一下，啐道，谁让你没事乱拍的。

钟夕文龇牙咧嘴地甩开她的手，继续低叫道，我那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嘛。

惊喜个屁啊，惊悚还差不多。

慕小梅又看了一眼书店大门，对钟夕文低声道，我刚才看见了一个特像祝奇安的人。

不可能，钟夕文忍不住大叫起来。

慕小梅吓得用手死死捂住了钟夕文的嘴。轻点，你想咱俩被请出书店吗？

在哪儿？在哪儿？钟夕文的声音虽然低了下来，神情却开始极为紧张地四处张望起来。

别瞎看。慕小梅将她的脑袋扳回，答道，刚才在，现在走了，你来之前我看到的。

你怎么不去追啊？

我追得上吗？大长腿，跑得还贼快。慕小梅叹口气，将身子窝回到座位深处。

大长腿？那就是说，个儿还挺高。

慕小梅一听着她那东南亚京片子就犯晕，低声吼道，别“个别儿”的好吗，听着老跟打嗝似的，说不好就老老实实说“个子”。来，跟我学，“个子”。

去你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。说，到底有多像？是不是你追到了，留了电话，故意不告诉我的？

真没追上，追上了我还能在这儿发呆吗？早随他走了。

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吧，还敢说我花痴，你自己不也一样？

呸，我可不像你，对谁都花痴，我分人。

钟夕文也不在意，再问，说说，到底有多像？

慕小梅刚要端起咖啡来喝，想想又放下。文子，万一是真人怎么办？

慕小梅，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了？快说，到底有多像？

走得太快了，只看见个侧脸。这么跟你说吧，简直就是个翻版，还是个年轻版的。你看了或许更有感觉，到底你们俩是发小。

钟夕文的眼圈瞬时红了起来，叫道，小梅，我伤心了，那样的话，我还是没看到的好。

别啊，文子，咱不在这儿丢人啊。

钟夕文擦擦眼睛，对慕小梅叹道，小梅，你答应我，下次若还有机会碰到他，一定要留个电话。到底奇安还是爱你的，什么奇迹都让你碰到了。这种事，我怎么一次都没碰到过呢？

好了，好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让你放下对我的芥蒂，我可不想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鬼影子再失去一个闺密。干脆这样吧，如若再碰到，就当他不存在好了。

不要！钟夕文大叫了起来，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，将那个